黄子年譜

謹按黃子生年月日時可考如此諸家刻本將酉作卯是以月支爲年將乙作已是以年干混月皆誤也

按明史列傳及各傳誌作字幼平若然

黃子年譜

門人龍溪洪思[illegible]

後學龍溪林[illegible]

明神宗萬歷十三年乙酉二月己卯九日庚戌丑時黃子生於銅山之深井

諱道周字幼玄一字細遵號石齋

其先有侃介公宗德侃介公生肅毅公世懋肅毅公生青原公嘉卿青原公生子青原公是夜夢有執金斧擁神人而至者故子生青原公喜其異人也然則子雲之學蓋取諸嚴君平仲淹之學蓋取諸關子明堯夫之學蓋取諸李

則四公殿予不宜復名予平永恐誤若秋子云時濟上諸鄉先達爭以上賓之禮禮予益白大夫深州林公方伯薛公始也林諱茂杜字德芬薛諱士彥字道與鄭諱懷魁字乾思

挺之子起於海濵其學獨無所取與曰甚矣子之善學也子在白屋時鄉之先生則有若方伯薛公則有若大夫林公則有若觀察鄭公皆時下白屋而從之游他日予過鄭公叩其扉鄭公方取器而量客舍而出揖之道左而入子身負麤布之衣大布以爲冠岸然而趨揖而上坐茶定鄭公乃舉似曰若知北極有處中天否子謝不知表影有處倒南否子又謝不知日出入有非卯酉否子又謝不知鄭公嘿然與談文史而別予歸恨不食也又二十年予在榕壇因竊然

按莊譜云子幼字蟜若或云若蟜引綸驗始呼余以若蟜爲諸門人■註驗已正其誤

一念鄭公也謂門人曰吾見鄭公歸夜持竹几坐中庭者二年乃知南北中分陰陽盈縮之故以非鄭公授我誣也甚矣子之善學也

十七年己丑黃子五歲入小學而慧授論語黃子曰天只教人以讀書有子何教人以孝弟聖人只教人以老實曾子何教人以省事問之授者授者不能答也

十九年辛卯黃子七歲授綱目矣青原公至自榕城負綱目一部歸而授之黃子讀之數月不出戶自是知古今邪正之辨與王道之大也

莊譜云二十二年甲午子十歲丹崖序云十歲作古文詞若有神授也

按師宜作子餘譜時未更正

二十年壬辰。黃子八歲。好觀六經之文。雅不樂於俗也。每喜挾冊而游。振衣於漁鼓谿之上而樂焉。乃從其里人講業於此。求之六經。遂盡六經之意。三年而能屬文。時走孤峰。蔭長松。使踽踽不能去。然則古人志趣高遠。必在於妙年乎。曰何夫子之似周茂叔也。茂叔十三時。里有小亭在谿上。蓋濂溪也。茂叔常釣其上吟弄風月。至今父老猶能言之。

二十五年丁酉。黃子十有三歲。師如平和。過王文成公廟而歎。見其湫側。為之徘徊。乃去。既三十年。四明施公

施公諱邦曜
四明人世稱
四明先生

爲漳州守始改其廟貌移之於東郊以請予聞之喜曰以祖功德禮也於是爲之碑因歎其學被於天下高接於陸家卑入於佛者今天下爭辯之然漳海自紫陽以來垂五百年矣已久淫於二氏而平和獨以敦樸無詖邪相靡學士篤於經綸豈其山川雄駿抑鬱使然亦賢人所治詩詩講道德之力昌黎所謂民醇易於道古者乎予乃入其廟而歌曰折瓊枝兮擣瓊糜思君兮中阻飢揚靈罷兮播靈旗矯欲來兮何期大江橫兮大嶺絕射朝曦兮馬當發招余弓兮雲

按省垣刻本云耿徘徊兮中夜下有闕文口考平和王文成公廟碑原文蓋非闕也

非譜云韓公諱日纘

中遺余佩兮木末雖無德兮心所知曾昔來兮安足辭露所生兮雨膏之菊有風兮蘭與吹追鄒車兮抗轡馬上天兮下土不同時兮安得游登君堂兮不得語耿徘徊兮中夜令諸生歌之以為迎送神之曲子已而悲曰得毋以為楚聲乎

二十六年戊戌黃子十有四歲始見名山也聞羅浮二山其間有神人居焉上多明砂曾青每欲往於是因毋冀之官者往至博羅聞有大夫韓公其人好士而家多書徑詣之語既入羅浮振筆作羅浮山賦筆無停

輟而多奇字。韓公大驚。遂與其子處。遂主其家。且得觀其書。韓公與之一馬一童子。自是長騎入羅浮矣。尋所謂朱明洞者。疑其中有異人。時時長嘯以呼之。常策馬渡水。水驟泛。人馬皆溺而去。博羅之人追之可里許。然後得之水邊。不死。黄子亦病。博羅之人以爲神異也。

二十七年巳亥。黄子十有五歲。在博羅。有貴族以女議配者。子辭之。於是博羅貴顯之家。愛其名士也。爭欲昏之。黄子雅避之。乃歸。詩云。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

莊譜云蓋大
抵適書也

娶妻必宋之子衡門之士亦多有所不敢娶也

二十八年庚子黄子十有六歲髫年即有四方之志游羅

浮崧臺匡阜所至無不下楊虛左

二十九年辛丑黄子十有七歲治律呂

三十年壬寅黄子十有八歲作嚋象

三十一年癸卯黄子十有九歲秋七月子獻時事策以干

滿臬不用而去

三十二年甲辰黄子二十歲之平和居大册山所謂大峰

山也春欲往闕下上書不果夫子知王道難行也河

本朝句下或疑有闕○按陳布衣先生字剩夫明天順三年詣闕上疏朱正學祭要時不能用有布衣遺集行世

汾二十而學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游長安上書文帝談王道也名入見而不用伊川二十而學成慨然念蒼生游京師上書仁宗亦以談王道也乞名見不報夫子知王道難行也況欲以白衣之士一旦出蓬戶談非常之功動明主乎本朝有陳剩夫

三十三年乙巳黃子二十有一歲復游於粵

三十四年丙午黃子二十有二歲子耕於銅山之下以事二人時負米歸則與其兄把鋤必十指出血也暇乃退於長松閒讀易常與其兄講易大石上有虎出其

道光丁亥歲于銅山祖塋有奸人謀侵隙地山石忽成篆字若黃山黃影黃字或真或隸凡八九處都人士作爲詩歌以紀異奸謀遂寢

下因謂之曰吾兄弟在此談經爾亦來聽邪虎乃弭伏而去自是移其家於漁鼓豁之上避族人之難也子亦不復遠游矣始卜築於此以爲精舍雜樹芙蓉丹荔龍目脩竹以老焉日益貧寂而益讀書不衰

三十五年丁未黃子二十有三歲夏四月丁外艱念其親恱慘不能自直負奇以死又值艱難委命於空山親戚乖離無以自振窮至不能爲喪雖欲自比湘纍又何過焉嗟哉巳矣古有賢士失時窮止其身辱不逮親以親道周何如者子乃走數十里外告其友其友

賷之金歸且哭且奔而且踊也路而遺其金反十里而尋之有一野人守其金不去曰此必鄉者孝子所遺也望見子跣而被髮呼天而來逆謂之曰金幸在於此老夫懼所需之亟也子乃下拜然後敢受金以謝野人而去故憂愁憤鬱而續離騷賦作離亥經既殘作九盤傳南游黃公應舉爲漳浦令初校士得黃生文置第一黃公心異之以爲其人必魁岸而多髯如平津牧豕時少者亦不下如長沙亟欲見其人及召諸生君皇問衆人黃生安在知其有喪乃徐詢其

按子平恐是平子無考不敢臆改

狀蓋二十許人數繫策往來山間時時游數千里外。黃公又大異以爲彼所謂仲蔚子平之流者乎趨五掾名予數日乃至果白衣冠揮涕而入偃蹇不拜大聲言生命數奇既六亂事吾父又安能事長者遂趨出黃公益大異其人湘中薦紳先生皆謂得異人也予性不嗜貴人惟世其家糠覈藿其耳然黃公數念其貧問予有所言皆曰無有乃問撰結何若予亦曰無有也既乃隕涕出其袖中書文如離騷也黃公見之泣曰余亦幼而孤而黃生如此者其才使之然也

莊譜云三十六年戊申黃子二十有四歲初館於浦中盧司徒家是秋張公紹和乃言於太史高公致書迎子居於蘭水之霏雲窩按自子始入州府以下迄

余視生類有道者千古而下多生知者余未敢自爲知已也而其相値則旣如此矣時讀數行黃公不覺涕泗之橫集也

子始入州府王張紹和家於是黃子之名震浦中司徒盧公與大夫林公爭識之日遣籃輿以迎子於海也已而徵君張公與子遇於浦中甚樂張公歸蘭水見太史高公遂言之而相嗟賞高公恐求子而不得也日移書以迎子於浦中子喜張公以孝廉不應公車而家多書乃始入蘭水遂主其家高公見子十日矣履

依張本易謂○盧公諱維正字司典高公諱克正字中川○張公即所稱汰沃徵君者

蘭水今南靖治地

蔣公諱孟育字道力

不敢先也子雅好獨居日未嘗離衣冠張公亦不敢爲窶貧遣其子弟日作肅時出商略上下耳常深夜過之必見其負衣冠左右圖書而坐如王勝之乘月過邵堯夫於深川時盖張燮也

子講易於漳上居無何蘭水之人或以爲黃子達者少宰蔣公始見子而問易子與之略談大畜而別於是蘭水之人聞之往而問易焉

三十七年巳酉黃子二十有五歲服除奉毋居浦中娶林氏復居浦之東郭子毋自謂吾生世未二十歲三移

倪公元璐字鴻寶與子齊名一死北都一死南都出處若合符契有倪黃合刻行世

其居皆以枳棘爲桑土然且甘之亦已適矣秋七月子赴省就試不過返渡釣龍江舟覆溺水恍惚如夢遇有一人導之前行至一殿甚宏厰榜曰倪黃復導而出出乃泊岸衣裳盡溼子大異而姑識其事天啟壬戌選館之夕倪鴻寶亦夢之比揭榜倪第一而子第二兩人各述所夢遂交相得

子家於東皋盞浦中也黃子既免喪乃奉母靑原夫人廬於東皋以居後門人所築爲明誠堂今爲黃子祠是也紹宗二年所賜表文明書院

子作易本象凡八卷亦以深明天人之際然黄子猶謂未足以盡易不欲存以屬門人張若化張若仲存其草於山中令勿傳自易象正作而後門人以易本象附其後

子推律呂黄子觀李文利書而歎病其踈矣子少時常推李文利之律而用之今復推之於東皐之上知其不然也子乃求之史記伶州鳩管夷吾左邱明而律正然後黄圖之二十有四律出焉然則子之律何取之曰子之律蓋取之歷與易也吾觀子之推律也尺

有二寸。分之以爲二宮。上宮以爲陰。下宮以爲陽。始於黃鍾之陽八十有一。終於黃鍾之陰三十有九。嗚呼有律以來。秦人或以黃鍾之陰爲黃鍾。漢人或以黃鍾之陽爲黃鍾。故本朝李文利及鄭世子諸家皆因呂氏淮南子以三寸九分爲黃鍾矣。至於子始以爲不然而正之。然則京房如何。曰京房之律有六十。萬寶常之律有八十有四。錢樂之之律有三百有六十。而子獨以爲京房精微也。謂其猶有古人之法存焉。然皆不如一律之各有一百二十分與一律之各

有上下宮嗟乎禮樂之壞既二千年必有達人起而整頓之乎

三十八年庚戌黄子二十有六歲或時來郡中諸先達競延致如素交子在鄴山時常語門人曰後生近前輩最爲有益

三十九年辛亥黄子二十有七歲是時邑試張公郡試閔公皆以子爲第一

張公諱鵬霄
閔公諱夢科

四十年壬子黄子二十有八歲始補博士弟子時學使張公得子文及一歲寒暑之候論大加玄賞遂拔進棘

按別本俱作學使馮公諱挺

西陳字弓甫
南陳字敷玉

聞

子入省赴秋試下第以歸

子教於東皋黃子謂門人曰此道寂然今當於深山之
中遇之也城市之中雖復哀呼無可告者昔者孔子
順見公孫龍曰不說非馬即以爲師公孫龍謝之曰
我無非馬更無教處嗚呼僕生平放浪言若雎風恐
不足以頓轉人心今舍數行帖括更無教處徒使人
厭耳然則當時有銅山陳子士奇者門人所謂西陳
有銅山陳子璜者門人所謂南陳非帖括之徒與曰

校同時又有漳浦陳公與言以部郎監臨清倉慈谿劉公振之以鄢陵令清死王公世琇以歸德司李建昌鼎公淡以鍾祥令皆守官不屈罵賊死見子集內王仲發傳南都繼亡死國者華亭陳公子龍夏公允彝也如樂山徐公石麒輩

子之學興。先問業於其家者。唯海邊西南陳耳。子蓋喜其貧而親之。入則與子共硯。出則與子共衣。夜則與子共被。日則與子共取柴水。子每爲之歎曰。可以援干而舞者。西陳之才。可以曳屣而歌者。南陳之器。共事於子也最久。故皆篤於忠信。以澤於仁義之言甚深。旣成進士。及在朝廷。惟一意報主以名教爲己任。西陳開府於三巴。南陳監軍於長沙。皆以不屈而死於賊甚烈。今行人過銅山下。因以想見其當時從子講業於石齋之山時。必留之移時乃去。因呼曰。此

湮沒不傳者尚多惜乎無從起系籍門下諸賢於九原而一問之○劉公荅愁字■張公若化字兩玉若仲字靜五後遺亂借隱丹竈山中以沒

三忠臣石也然則海邊而多賢人何也曰又有銅山孝廉劉子善懸之清夷與丹山孝廉張子若化進士張子若仲之靜溫在盛明之世皆不樂仕無一日不以山居自娛人皆曰此國之顏子也門人歸之仁以張劉稱

四十一年癸丑黃子二十有九歲子始杜門於東皋杜門莫盛於漢人然則袁閎陳咸將以避世也故杜門而黃子將以著書也亦杜門焉何也曰人豈有不避世而可以著書者乎子杜門時其旁鑿一竇惟問業者

得入焉。戒門人曰。人苟有近於勢利者。則君子必避之也。古人讀書。入山必深。入林必密。也杜門乎。自是實之內。非問業者不至。然黃子少已著書數十萬言。以明天地之道。帝王之義。萬物變化之紀。皆壹本於六經。而世猶或非之。以爲今之人未可以語此也。時復卑貶其論。欲與世爲通比之。以滑稽。又澤之以藻采。然而子不樂也。是以杜門益著書。以尋六經之緒。

子作太咸。以形聲色九九相推。各得七百二十九。本河

莊譜云督學鄭公諱三俊校漳士子試居第九明年鄭中號諸以子歸同行至水口而兄應石公以册命止之乃還故子於鄭公感

圖由折之勢兩其陰陽以六因之盡萬物之用然大要與太玄同摹其所差者謂元會運世與歲月日時約略相等耳

四十二年甲寅黃子三十歲作詩表

四十三年乙卯黃子三十有一歲之粵講業於潮陽以太守詹公雨諱佐之招也詹公聞黃子其達者也發一掾以幣迎之漳海之濱至州郡令其子而問業焉子一日念欲見青原夫人不告而出詹公追之遣一掾以幣送之乃歸子歸未幾遂赴秋試是科典閩中考典

遇尤深

考來公諱宗道及姜公諱性舉於省試擬第一人以違式黜二公乃出見子於旅次皆曠舉也

四十四年丙辰黃子三十有二歲杜門作詩揆春秋揆以應人之求

四十五年丁巳黃子三十有三歲杜門不出有問字者皆從賓中往來授業

四十六年戊午黃子三十有四歲是時學使岳公諱和聲抵漳校士拔子第一乃與之探討羅文質公李文靖公極論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時岳公為之爽然

按是科典試者內翰丁公諱紹軾禮科張公諱孔教分校者爲江令張公諱履端子自序云納足襪中妨帽礙髻必不得已刻管細書盈十餘行自謂多矣已抵長安發篋出稿乃近五十題序而存之曰逆流小草云

子講學於榕城以學使岳公之招也秋八月子舉於鄉第七人

十一月子如京師作逆流序

四十七年己未黃子三十有五歲自京師歸復杜門於東皋作三易洞璣有書與門人曰騎驢載道淒風烈日計六千里幸以皮骨歸見老親雙鬢之外四壁自如窮於昔日又有書曰僕自兩年來日市數升米或一二斗許雖苗魚蔬莫之敢問自計爲諸生時未常至此今無可奈何耳貧何所不樂但令老母日憂朝

已未年莊譜云是年哀其雜作爲駢枝別集行世非其好也

按明史及諸家刻本俱作熹宗

順天二字疑衍

餮殀非人理耳忍此過後年不知如何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黃子三十有六歲復杜門作三易洞璣未成晝測治忽夜測星漢楗戶無外交有書與紹和云某穿特之士與六親瀰泛自以一身飄泊塵海獨守廬舍似無人聲動二三月也

僖宗天啟元年辛酉黃子三十有七歲是秋如京師蓋公車也

二年壬戌黃子三十有八歲在京師始成進士同考順天試者韓公諱日纘得子之文異之曰此必福建黃子也

時予以迎養大夫人在途璫禍發及毋疏劾果上未幾歸里旋復丁艱而魏璫亦授首矣璫禍雖烈幸不及予殆天留之以殿有明二百七十五年之終局對人與國互爲存亡豈偶然哉

子爲庶常時。魏璫虐焰方熾。文湛持（諱震孟）鄭崟陽（諱鄤）與予約同盡言報國湛持請以身先之。死而後繼之予疏稿已具旣而劾疏果上。故予後有疏云鄭鄤者天啟時與臣同爲庶常。鄤與震孟後先抗疏臣以迎毋且至三疏三焚。鄭鄤常以爲怯

三年癸亥。黃子三十有九歲迎太夫人來京師就養而孺人林氏侍太夫人至嘉與病卒。時周忠愍公（諱起元）方巡撫姑蘇經紀其喪。更遣人護太夫人至京。及丙寅歲周公以忤璫被逮。拨子與友人書曰吾毋閩綿翁

之變涕泣闌干至爲婢兒所笑毋乃愈泣繼之以詈
今想此懷猿腸盡絕耳
四年甲子黃子四十歲初散館授翰林院編修與修國史
實錄請使朝鮮
五年乙丑黃子四十有一歲子曰乙丑春余在長安與劉
御史其忠隔一邸舍子既以講筵獲罪御史用劾魏
璫杜門雖咫尺不相往來既逾月御史以甘肅差去
余用侍養歸未移時而禍發所不見血者劍首之纓
也夏四月請告歸星秋七月至家冬十二月葬青原

劉公字長瑢世稱元如先生長泰之西湖人
鄭諸當魏𤈦時經筵故事股書它必奉書勝行千以經筵道尊不宜有此獨以

平步進瓢琀日之不能難也○按子排明仁氣疏亦云臣侍經筵僅一日以忤璫去即此事也

按諸家刻本玄不作玄歹

按雖字別本作誰

考文明夫人傳云夫人生識姓徵士家計部諱乾釜

公於北山因結廬其下躬自負土成墳勒先人行事銘於屏石每書輒晉筆以拜一字一拜拜畢而後書文皆從古如三代以上碑復立小石屏於墳後曰青原玄石背勒三十五字語同古讖不可解次及墳庭亦取青石員砥之者河洛正變之文宛然地上經營數年然後就常曰吾茲墳域上下數之卦變俱全後世雖復有能知之者

六年丙寅黃子四十有二歲春娶夫人蔡氏越兩月而太夫人卒子水勺不入口者五日癘斷外事依依北山

公姪女幼遊書史有至性丁疾與女弟割臂愈親疾長適黃子時子以抗疏忤權相累遭譴例入詔獄夫人無幾微見於詞色子婉隨夫人乃半𠃋少諸孫避跡深山備嘗苦況猶以文公之孫有朱浚魏公之孫有張鋒家世忠孝相勸勉

不見津題。不與宴會。不作詩文。

七年丁卯黃子四十有三歲。時海寇方亂。摽掠肆行。遠近爲墟。子獨營墳不輟。諸寇亦相戒無擾。臘月乃葬太夫人於北山。

毅宗崇禎元年戊辰。黃子四十有四歲。八月淡墨已除。甫親筆硯。有援琴賦詩示諸門人。又同諸生出墓側談經。

二年己巳黃子四十有五歲。三易洞璣成。冬。辭墓出山。過南巖。偕張紹和鱉山信宿而去。至建安。知遊化已破。

嗚呼天鑑孝
微作配忠烈
造物締合之
奇至於如此

按兆譜云上
年予汝家從
攜挈出闕至
是寄家鄭園

兆譜將同典
浙江試者科
臣熊漢陽也

羽檄徵師驛道騷然

三年庚午。黃子四十有六歲。至信州建德谿中。探邸報。不至。繫纜數日。登釣臺諸峰。元夕泊桐君山。攜酒與桐君對酌。至臨安。聞良固破。有檄止十道師。爲之愀然至毘陵。見鄭鄤陽於家。將渡江。聞都門戒嚴。驛騎留滯。乃單車就道。寄家鄭園。至儀眞。還向毘陵。白家北上。夏四月入都。未幾。出典試浙江。子在棘闈。每晨起焚香堂上。同諸臣北面再拜。而後閱卷。事竣。還都。逢神宗實錄成。晉右春坊右中允。是時督臣袁崇煥以

誘殺毛文龍抵罪詞連舊輔錢龍錫併逮詔獄廷臣無復言者子乃中夜草疏排闥叩閽略曰纍輔所坐爲罪督摯繇耳督臣受劍制閫令有事得撫閣臣語爲質則是綸扉之內割邊牆爲殊域也且陛下御極以來輔臣獲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有幾宰輔乎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鯀貽禍滔天未聞岳牧繫纍煩皋陶之聽也人臣事主自當以堯舜爲師倘罪輔猶可贖臣請轄淸華歷疆場約束東江收拾遺簿誓得一當以爲纍輔減千一之死時臘月十三日也疏奏

天子疑爲詆毀曲庇着令回奏三奏而疑未釋待命
四十日
四年辛未黃子四十有七歲春正月十九日子回奏三疏
始下降三級調用禮科又吹索浙闈事數次不已子
遂更三疏乞休同官倪公諱元璐抗疏稱子爲古今第
一詞臣願以職議子子因屬之以詩其序曰文綱未
釋乞休爲勞倪鴻寶特疏見白爲詩言謝非乖叔向
引謝之情未殊孟博避咎之旨也夏五月朔上以久
旱步禱南郊十三日釋舊輔錢龍錫子乃賦大解網

之詩乞休之疏旋於後十一月廿七日下矣臘月舉一子親朋畢賀葢長公子麃也

五年壬申黃子四十有八歲春正月束裝將行有放門陳事疏畧云臣自庚午正月攜家北上今又正月閒關南旋往還冒難首尾三年在朝班不上三十日食俸米四石五斗罪過山積僅餘骸骨恐一旦溘然幸及殘喘冒昧吐之臣自少學易以天道爲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攷其治亂百不一失其法以春秋元年巳未爲始加五十有五得周幽

壬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
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得洪武元年戊申為大明
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之三
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
正當師之上六其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自有易辭告誡未有深切明著若此者也凡易一
卦直六十七年零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零七十
七日有奇今歷十分之四矣臣觀陛下開承應大君
之實而小人柄用懷干進之心在陛下以大君之哲

按全謝山大滌山房祀典議云漳海大儒其學以在口是之關天生與蕺山作對顧不之祀而屑屑於提

可制小人而有餘在小人以干命之才可中大君而不覺臣致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零七十七日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臣病久援筆氣絶乞念垂在之言併依例放行已復遵旨再奏以濫舉逞臆例籍爲民

春二月掛冠出都門自濟甯過兗州至曲阜上孔林謁周文公廟下昌嶧徘徊九龍山孟林在焉子各繫之以詩乃買舟至留都寄家城隅自僦小舟泝江而上遂歷黃山白岳九華皖䨓匡廬之勝是秋至餘杭諸

察諸君亦何爲者又云漳海止命門人星散何義兆呂漢寵二公拋其道豈君山房終身不出以道民終亦可傳也何諱瑞圖爲諱叔倫.子作州郡別本無爲字衍文也

門人畢集因築書院於大滌山大滌山者當餘杭之西宋人所營洞霄宮者也舊祀李伯紀朱元晦二先生至是更加啟闢子於是爲文以記之然子自出都以來自春徂秋亦隨意放浪山水東南奧區十盡七八曰何圖杖屨遂包斗牛之美是冬抵墓下誦陶詩曰徘徊邱隴閒依依昔人居乃曰吾怪陶盧不在土行之側歲暮復走南靖諸山二鼓乃歸明日歲除無以祀竈偶友人餉二熟雞子爲喜動色過元日親朋乃知子在於是咸集子曰如此熱鬧不當與袁安燒

按莊譜云於是年錄書前後二篇

火耳

六年癸酉黃子四十有九歲在北山復治墳墓

七年甲戌黃子五十歲自抵家守墓諸弟子相從講論皆在浦之北山子談經之餘適秋水曹公才(諱惟)敎請子發皇聖學於是夏五月子始卽漳郡紫陽學堂爲講舍定於四仲之月雅集課藝因文證聖隨所疑難先經後傳先籍後史自近谿敬齋而上周程羅李而下不妨衆舉以印身心子自次所條答爲榕壇問業臘月乃還北山守墓

八年乙亥黃子五十有一歲夏五月復會於榕壇子溢講席有期之喪屨絰不除張蜀之瑞鍾請曰聞勝翁欲集三禮大成有所未及吳幼清論次稍定又多所遺吾漳素遵家禮然期功之喪亦鮮有持者不知孔門諸雜記平居皆可詳說不子曰平居且勿暇論然三禮詮次極是學問中要緊久已分類引伸但日用疏淡未能繕寫耳即以三禮定本付蜀之然尚未及刊布也

子與諸友登天治巖歸適漳郡地震有聲時冬十一月

三日巳酉雞棲矣或問春秋五震始終於邑而中於君大抵以爲陰盛也今五月伏藏而地動其在於周則正月也古有之乎子曰凡占者家不占國郡邑不占天下然君子痌瘝乃身匹夫納溝尚爲怵然何況大地劉向輒指郡國事爲正應其義極疎兒所言者與劉向異指自足稱耳語未究而環命適至子講席不輟翊日諸友敘別勸駕子因酒酣發慨時艱悲憤溯泗不巳亦會歲暮復還山守墓

九年丙子黃子五十有二歲時新春環命將改務衣擬拜

疏請告稍謝朋從會子誕辰諸弟子請於宮庶將公諱德琛將公就問業中拈十八條推暢玄風以昇霓祝子曰自某談論以來風過樹翻無人更看落葉將公纔拈一枝覺樹樹紅酣山山碧戰此處不發憤那得樂來前日爲誰開此罪過諸子云此問不從將來不從諸生却自夫子生下帶來子懽然請一一舉似詳爲條答子曰將公揚糠見寶初示聞道之艱難末示成道之不易叮嚀告誡於孔遽寡過之年所以裁成垂引爲不少矣又曰任看山山樹樹仍是老至從來

一部易書只是乾乾終日已而有司敦促上道子至

秋盡乃發臘月遂至京

十年丁丑黃子五十有三歲正月朔見朝二月分校會試

詩一房得士廿一人夏四月廿八日具疏乞休凡再

上不允五月陞論德兼堂司經局六月十三日具疏

辭職自劾臣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之語冬十月有申

明掌故一疏畧曰司經名局寔無一書東宮有日問誰司局事者何以對之先臣邵潘嘗稱

我朝著作聖靈極多然當永樂時名授東宮惟爽華寶鑑聖學心法廣昭鑑錄務本之訓四種書而已今

四書傳本甚少可發內本膳刷由是推之書中有二典三謨洪範無逸禮記之中有玉御月命儀行編衣

坊記表記禮器禮運學記樂記易中有乾坤文言上繫下繫詩中有二南豳風正雅周頌擇此四經大篇鉅章不過五六十帙講官六人人習十篇錯於四書以翼寶訓在約御博不及二年而義類備舉矣乞次第舉行有旨彙集進覽。

冬十二月陞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兼管理玉牒復疏辭云臣自出山以來期捐七尺決頂踵以報陛下必不可得亦當有昌言顯行裨益涓埃而去決非爲改衣換帶來也今旣一載寂無一語臣之學術概可知矣如臣者但守原職料理經書俟其咫成縱之巖壑自謂過矣乞改

授蔣德璟謝德溥二臣使臣楗戶稍完職業不允
十一年戊寅黃子五十有四歲作孝經大傳春二月侍經
筵隨班名對退而補牘云臣承清問人才臣言人才
如樹木霜雪摧殘之後須勿折其萌芽又譬養火亦
要積薪臣以餘生親見堯舜無復一語可佐纖塵則
亦無用讀書爲矣臣懲艾已深捫舌日久豈敢重干
嚴旨以自取戾然私計天下人才如鄭三俊姚希孟
求其影似未可多得皇上誠愛士莫如愛已成之士
誠理財莫如理有式之財當茲衆渙之時幸弘孚萃

按莊譜及本疏章未十上之下有書之藐言句

之旨時十有二日也至二十有三日旨下以予偏私再疏又以爲支飾予自知不容於朝矣竊以數書求就不欲遽去乃復奏曰臣生逢聖主不能質直自將學求事君又蹈迂疏之失惶遽之下追尋前章已自爇焚不能復憶惟憶所述失體援筆莫措昔魏徵在帷幄十七載奏疏數十萬言無一忤旨亦未能比績皐夔貞德秀立朝僅一月條陳百餘事無一紕漏亦未能差肩王魏臣在詞林十七載已同魏徵之年立朝十四月更踰德秀之數章未十上而迷繆頻仍瑕

數山積欲以仰贊高深希踪去昔艮亦難矣臣自揣草野之資終非法物束身席藁以待譴斥倘念纂述未就寬假數月是臣望外之恩未敢自必三月九日得旨不究然子孫是諸疏草皆命曰焚草也

夏六月十八日又因隨衆召對與上論清任和仁明武復補牘云臣有感事三疏阨於時會不能自達死有餘恥按子三疏一論推督臣不拘守制一論宣大督臣奪情一論遼撫臣議款其論推督臣者謂宣大督臣盧象昇父殯載道請近撫臣權攝忽有并推在籍

按三疏雖同時並封以進而了草疏在未枚卜之前故疏內論楊嗣昌只發其在樞疑諸罪而已至嗣昌入閣後子臨及召對政本

風化云云，乃而發語也。下忠若制紀云三疏與此微有異同，但不及此之明斷耳。○東南方倣遼撫臣方一蒞官，大督臣陳新甲，惟輔臣楊嗣昌皆庸儒怯兵，凋謀誤國，故子發議論之。楊陳爲倘，乃其餘罪也。○按子尚有擬請誅楊嗣昌

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爲子者可以不父，爲臣者可以不君也。陛下以日月燁氣，尚下詔引躬，明示以君臣父子，皆受於天，禮樂刑政所從出，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決裂馳驟，玷陛下仁孝之治，是不宜使天下四夷聞且見之也。嗣昌在事二年，才智備殫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搆隙指鹿，說夢捕風，猶狼狽之獸，倚肩俱走，無從施其鞭箠，又何益於負重乎。其論督臣尊情，謂臣不知陳新甲爲何人，然聞其

爭疏一言溢地均輸之失計一言制地撫賞之非策集內文多闕錄

丁艱未終制。又聞其走邪徑托提足天下即甚無才。亦未宜移借及此也。凡論人才。觀其所難。批龍鱗難於履虎尾。冒斧鑕難於冒鋒鏑。今諸負氣直節敢諫之臣。棄不錄矣。而欲使軟美容悅者叩頭折檻以建非常之功。垂不世之業。豈可得乎。臣所纂數卷書。已移月可畢。筆札干櫛。均爲報國。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用此不祥人以玷皇化哉。方今熒惑漸次箕尾。是爲燕分。十月交當南斗口。是雖有道所不談。然愚慮預防。聖人垂戒。新甲

崎嶇秦蜀載道赴宣度須百日盧象昇以煢煢歸説之身待其遲遲援琴之道所謂乞河神以濡突火也語曰奔車無仲尼覆舟無伯夷臣雖不才受皇上殊恩猶將安轡奔車之閒振衣覆舟之下其論遼撫臣款疏謂臣接得遼撫臣方一藻揭帖援俺答故事議款臣不覺爲之頓足投牒於地陛下勵精十餘年思以堯舜之化被四海而諸臣無能出一死以紓主憂此不待有志之士爲之汪号而鳴鼓也且如遼撫之説謂款成即可撤兵以討流寇毋論款必不可成成

必不可久創成矣久矣以視寧錦遵薊宣大之師何處可撤者方今上天告災星象垂警國家大事宜以實示羣情毋以文稽衆論樞邊諸臣欺罔詭譎敢侮取羞惟陛下慨然發樞邊諸疏衆正其罪毋使事成禍積異日不可復悔三疏遂同封以進時秋七月初三日也至初五日上持三疏不下子疏言嗣昌爲本兵時兵部之事情可奪今政本風化之原不可奪上乃名對羣臣及子於中左門首名六卿各問其當行事畢及子子謂疏發於枚卜不點之後似有爲子上言臣

林[illegible]字[illegible]號[illegible]何公字元子號黃如

爲綱常計不爲一己計是以自信其無所爲也上終以爲非予力言非私上曰三疏不上有何時會爲阨曰臣以同鄉林蘭友何楷有疏恐涉嫌疑耳上曰如今便無嫌疑耶曰今日不言後將無及臣之有言臣不得已也且臣如緘默亦可濫叨升斗但所惜者陛下之綱常名教語未畢楊嗣昌出言臣請言綱常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還在父子之前臣父臣毋皆無所逃臣又逃於何所嗣昌又言鄭鄤杖毋道周推之何不言綱常予曰故事言官論執政者出聽對伏

請辟文義當迴避使人盡言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辯不容臣盡言者嗣昌乃謝非體請放歸里上以溫語留之令嗣昌起子言臣素恥言人過今為陛下存人心而已上曰汝無端汚衊彼豈得不辯子言臣二十躬耕四十負土誠不忍見奪情之事上曰如此汝又何言不如鄭鄤曰臣章棄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不如宰予臣亦謂文章不如鄭鄤上曰汝言不如鄭鄤是朋比耳曰衆惡必察奈何迫於權勢使陛下不知是非之實上曰陳新

甲素達軍情汝又謂其走邪徑豈朕一不知只聽人
競營耶曰凡人心正則行正心邪則行邪嗣昌以已
奪情又推新甲呼羣引類使成奪情世界亦今日之
恥也上曰許曦言鄭鄤罪狀甚明小臣且有公論而
大臣反無豈不可恥曰宋人惡李定不丁毋憂故賜
孝子徐積粟帛以風之臣如必救鄭鄤則攻嗣昌非
所以救鄭鄤也然上故以子言有爲欲箝子之口耳
子曰綱常名教自是陛下綱常名教但今獨立敢言
人少讒諂面諛人多不得不言上又以少正卯擬子

子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端臣心正行正無一毫私上曰向以汝偏激稍示裁抑後聞操守隨則賜環前日奏對文字才亦可愛遂欲用汝不意如此偏矯恣肆上令起候旨以免拿問子曰臣今日不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是陛下負臣上乃曰平生學問只一佞口遂令子起子於是叩頭而起已還復跪請再論忠佞曰人臣在上前獨立敢言者為佞豈讒諂而不言者為忠耶敢爭是非辯邪正者為佞豈容悅順旨而不爭辯者為忠耶上曰朕非輕加汝佞但

問此遁彼非佞如何若論紅牌轉換支吾嘗斬上復名羣臣先自責因言人心關於國運近來諸臣專黨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用一人便百端詆毀律之以法當如何鹵寇易治唯衣冠之寇難除再如此者立置重典因令輔臣擬子罪翌日擬以朋串撓亂時在廷諸臣亦無更起而爭者乃取前所奉命撰述洪範月令儒行緇衣先呈進覽然後去

八月調江西布政司都事臨行更上乞休疏云陛下憐臣孤苦雖加剳艾猶畀俸錢俾就一官以圖報效臣

思此生涵養之榮不及父母頂踵之報總爲君親自賜環而賜謫均非微臣之軀由再死而再生彌戴如天之惠然而寸心易竭九折難醫自顧殘生真無所用矣臣素恥言貧病又每日計勞而食自去冬迄今二百餘日經寒涉暑手纂寫三十萬言凡再易草實無一刻之暇不合咸事發其狂癡旬日以來兩目就昏加以體羸嘔血盈掌如此升斗亦豈濫叨乎臣通籍十七載猶然書生立朝五百日未酬犬馬倘淹忽半途流播他土將使千古上下不知陛下忱恂之恩

仁閔之澤懇乞還山以就醫藥苟殘喘之尚存何餘年之足惜惟陛下察其眞病眞危許其待痊待補不允

是月出都發潞河五百里登泰山絕頂觀日作詩是冬至大滌陳臥子曹木上諸友日奉杖屨將行又爲諸友縶維三日會倪鴻寶祭酒來自山陰持邊信相示悚然驚聽未忍絕帆胥江長至後十日乃發何義兆曹木上送至嚴灘登釣臺子肅然感歎乃作詩爲別併寫雙臺八松以識分手

十二年己卯黃子五十有五歲復還山守墓以前疏批旨有朋串之語乃於石養山中亞廬之下別搆數椽以列大雅左曰十朋軒軒不容幨壁閒位置自管葛鄭董至梅張周沈凡二十六人右曰九串軒軒不容幨壁閒位置自屈賈曾李至張趙李馬凡三十人

十三年庚辰黃子五十有六歲在北山守墓誕日題門曰殘生餘年死不受弔況受賀乎客有自浦至者閽人輒辭去唯諸同人至自漳子令人延之別館迫晚出見客乃共列坐石上子手自疊三石而坐曰吾今此

坐雖安亦危有異僧至子與坐對榻僧一無所言既退惓然而歎或疑僧有異微言以諷之僧曰火將動今不幸外疏及之禍且不測耳未幾而江西巡撫解公諱學龍以薦劾開而逮命下矣子聞報即於五月二十三日辭嶺就道時緹騎尚在南昌子中夜出門匍匐至水口揮手作詩以謝同人有曰臣罪如傾河當於何者起親朋但道古引溺便不是至南昌開逮諸子依依不去欲同北上子毅然麾之作詩曰生離死別不可知友道君恩已如此又曰斯文未喪應能來

按莊譜謂薛國觀蔡國用二邪輔也

葉公號潤山

湯花火花仍復開。至碭山道中遇瞽身先緹騎得過壽張接邸報薛以罪死蔡尋廢卒子乃於七月至京緹騎以閏中旨未下而計部主事葉公諱廷秀毅然上疏請以身代罪葉公者濮州人也登第後以魏璫故不出既補冷曹與子未嘗一見聞子就逮號於曹署曰吾輩稱冠進賢冠今名賢罹厄忍坐視耶呼一曹不應又呼一曹呼已繼之以罵又復罵又復呼如此遍呼六曹畢無一人應者葉公乃上疏請代子而八月旨下子與解公各杖八十發西庫司問擬越數日

而葉公之疏亦下旗校索葉公葉公曰吾待子來久矣請入視吾居所有旗校隨入見其左側置秘器一具右陳全襲壽服葉公曰吾老母已終世又無妻子貽累今日惟須公輩來一了事耳即隨旗校同往拜杖監杖者聞之曰異哉千古乃有如此人葉公不行一銖一錢諸執杖者皆貽愕不忍下乃反輕於他杖者既拜杖已削籍回濮州子乃就床簀爲詩以贈其行有曰孔血在君親霜露不敢侵總此未墜生呱啼亦古今實未嘗一識葉公也子在獄中與門人書曰

古人於仁義爛時自裹血肉僕於血肉爛時自裹仁義悠悠命也誰爲談者子卧病八十餘日抱足扶首僅能起立子以清苦聞於天下諸獄役惟日索紙札爭乞書子爲書孝經以當役錢書孝經一百二十本各有贊義本本各別皆爲役卒持去今已散逸不可復見者易象正方開府仁植與子同在西庫見子所著諷觀玩不已時子方草十二圖未畢忽錦衣着筐篋來徵子子徐曰吾畫一圖完就逮耳役人不可遂以子去諸圖象翻播床下既去力公更掇拾藏之時

涂公納言一樣先生次子字幼安小字德公

按莊譜朱紹興諸生此作崑山未知孰是

祭酒諸生涂仲吉上書請代子故徵子同對北寺也比至北寺械鞫四次毒痛之下指節幾續又爲六十四象正賦詩曰右手貫鎖左袖書解鎖寫書尚帶血崑山諸生朱永明時游京師持百錢叩北寺門將遺仲吉入北寺拜子於床下請侍左右執爨未幾復過西庫諸中貴人皆因朱生購子筆札故皇上亦於宮中時時見子所書孝經指曰沽名初仲吉之上疏救子也通政施公諱邦曜駁其疏曰寬以俟之仲吉又上施公又駁曰存此議論仲吉猶持上不已施公名謂

之日吾與石齋先生交最厚故不欲以過激僨事若奈何更欲速之乎仲吉乃復出疏叅施公施公遂併二疏上令仲吉自取保質不則宜在城司候旨右堂馬公（諱思理）告司令一室與仲吉旨下杖一百併究詰同謀指使施公落職回家馬公逮付詔獄矣乃又追論葉公廷秀復逮至北寺同日對簿諸君子纍纍然相望司廷而未能相識葉公乃前俯而揖問誰為黃老先生者予那就謂之曰是其為葉老先生矣葉公乃以次鞠身更揖曰斯當為解老先生乎於是相與

諦視唏噓俱伏堂下聽質蓋當時牽連幾二十人堂
司拷仲吉所繇指使狀仲吉受榜掠無異詞問何人
指使曰某隻身萬里攜孤心以上叩九閽何容別受
他人指使必欲究所為指使者請剖臣肝以獻語聞
上頗心動十二月過請室
十四年辛巳黃子五十有七歲在請室十一月刑部擬讞
子乃上疏曰今刑部定臣何罪臣不敢辯亦不敢知
然臣自計生平無門外交游無一介取與鉛槧終年
不知馬足即如丁丑三冬至戊寅七月所進三十六

卷書皆手勒再易草則臣之不暇朋從可知已十二月又疏云臣生於海隅輕蹈狂瞽然自戊寅降謫而外未有過犯直以撫臣例薦萬里逮杖又以諸臣申救嚴栲數番事出意表非臣所料憶臣曩昔名對平臺惶遽之餘進不擇言捫心何極然至於撫賊和戎之說遺禍蒼生臣猶自悔知之不盡言之無力也臣通籍二十載歷俸未三年今垂老髀消與囚對泣即欲洗骨滌髓纂書自贖誰肯信者唯聖主仁閔再加宥焉疏上諭戊辰陽解公葉公馬公與涂仲吉亦各

按譜內凡以先生稱予者皆改爲書一恭筆誤未盡刪也

分戍於閩於楚於辰州。

十五年壬午。黃子五十有八歲春二月出京將適楚取道至大滌至白下買舟將出長沙時江北告警桐皖騷然或云南至臨安涉富春。泝信州從貴谿西流下臨袁不二千里可至長沙省諸波濤之險先生曰嗚呼。予如擇地避險者亦豈遂至此乎四月十五日至西冷與錢去非諸門人入禹航僦青山船入九鎖谿至大滌山講堂諸友先後至剖析鵝鹿疑義復汎濫易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先生曰周濂溪欲結廬溢

江不果謂潘興嗣曰三十年讀書亦欲一濟蒼生如果不遂與子論道未爲晚耳嗚呼司命在天有待而營何者不晚華嶽嵩少俱爲豺狼之區而大滌僅存與朱李木主相對僕又當西行賈楊以爲顏閔景朱以爲游夏不知五百年後誰復念此山如吾之於朱李者六月至九江西林寺定易象正曰及吾在不定此本後世誰復能定之者環報至先生猶以是書未完留滯江渚至江口乃發疏謝病曰臣自去歲臘月解綱以來槩於今歲仲春束裝就伍自揣殘年無可

報主得子孫永世禦魑魅保煙嵐足矣踰楚開闢躑躅載道至六月始抵九江西望辰陽尚三千里臣以摧殘老病遂至委頓無復生理中夜揮涕謂臣廬墓十餘年乃不死於北寺而死於江楚命也栖栖數月伏枕蕭寺人迹盡絕十月朔日有人從留都來傳聖諭念其清操力學尚堪策勵准赦罪還職臣伏枕墜牀恍惚如夢起設香案匍匐叩頭隕越階下念自古人臣未有迂狂罪如臣而得起於戍籍者也臣少孤貧長而傭書今以老病一絲未絕臣思漢臣馬援

病臥土窟中。聞鼓角聲。曳杖延頸數廢。見者哀之。又如宋臣范鎮劉安世屬纊之時。猶以天下爲念。今臣未即死而委頓如此。智不如葵。忠不如曝。自古儒臣。亦豈有俯留而就鴆。行扶攜以酬馬骨者乎。臣幸逢盛世。遭明主。脫離罪罟。下就邱墓。擊壤偷除餘息。幾何惟願陛下力行仁義。使流氛早靖。宗社奠安。臣雖朝夕溘就草露。猶與九原父母銜結無窮。遐至留都問解學龍葉廷秀諸公。尚未免戍。復上疏云。臣甫離盆盎。不敢遂有纓呼。然廷秀病極。學龍垂老。皆以日

按余字疑當作予

爲歲慶曰加年陛下既以特旨赦臣乞以特恩再沛臣澤悉赦諸坐臣株連者疏上赦免先生亦以是月回家何羲兆送子至桐君山子乃爲文坿告朱李二先生曰並不使桐老嚴陵誚吾濡滯也

十六年癸未黃子五十有九歲居北山春三月子挈舟至蓬萊峽講堂鄰侯山舊稱蓬萊峽余五月十日實始啟疆乃扶節上下點定其處令諸友得命意匠焉未幾復還北山守墓

秋八月朔孝經集傳成子同諸門人就北山草堂具章

服北面望闕五拜三稽首。又向青原公墓前四拜再稽首。乃於堂中置書案上。諸門人各受業焉。子曰孝經之書。戊寅起草。未經進呈。乃於九江綜其遺緒。以示同人。

冬十月。坊記表記集傳成。子云。宋淳化至道間。嘗以坊記表記頒賜廷臣。今禮經備在學宮。而習者沿為曲臺遺言。無繇知為春秋義例之所從出。故復略舉大意。俾相屬比。引伸觸類。以究其指歸。又云。是書起草於己卯之春。中間危孫。未及進呈。統俟賢達訓討刪

定庥無乖馳焉臘月出江東登逃雨巖墜崖賦詩因名崖曰捨身崖又曰鳥道

十七年甲申黃子六十歲春正月有在山乞致仕疏略云臣稟受窮奇沈痾日嬰臣鄉又當寇擾臣托居臺下寄命松楸一月數驚未有動理臘月臣始決意出山離臺下至江東已百四十里諸生相持登高臨遣臣失足顛隕層崖二十餘丈適墜石灰中頂踵幸全而左腕右足困於庸醫幾成廢疾嗟哉命也臣生逢盛時位登華貫進多狂瞽則有斧鑕之虞退可棲遲又

曹公諱廣字遠思

有溝壑之患臣死於溝壑伏於斧鑕則重傷明主之心斧鑕得生溝壑不死又莫寧孤臣之願所由者持身不審寡過未能德薄則不佑於鬼神數奇則取憎於造物雖復招以弓旌寵以綸綍徒足生其災眚覆其消發也惟薿皇上擴覆載之仁旣以特恩起臣於斧鑕之下再以特恩全臣於溝壑之中臣茹草飯糗與稚子里婦播大舞地誦德無極臣力疾具疏

春三月庚子明誠堂成司李曹公及諸先生至諸門人乃侍子謁先聖先賢畢乃請諸公祖父毋諸先生交

拜畢。乃共更請先生。先生曰。業從諸老先生之後矣敢辭。諸先生不可。亦皆再拜。環揖而入。先生數長者之席。及諸論聽問之坐。稍後縣閉鐘磬琴瑟各一。坐定。講史讀誓誡凡七條。畢。乃講書以東西問答相起也。問今日明誠二字。的從中庸裡來。是可為良知主敬別下鍼藥。曰良知主敬。只是明誠話子。從誠生明是良知。從明歸誠。是主敬。先後賢初無兩路。亦自不用鍼藥。問明誠雖有天人之分。畢竟只是一物。若看為兩物。則金自不柔。木自不剛。火自不涼。水自不熱

即有氣質如何變化得來。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品物化生。一塊大地風霆出入。初無土石之隔。豈性命存於形色之中。能有形色之礙耶。曰天道人道。是人生而上不須說。只說一物一事。先明得過後信得過。譬如一鏡。先要刮垢磨光。然後隨形映物。到他隨形映物。尚要刮垢磨光。切莫道鏡即是光。光即是鏡也。問思誠明善慎樂循環決不在愛敬義利笑夢中閒忙討消息。又不在覩聞斷絶牆枯壁立處苦作工夫。畢竟如何。曰聖人言誠。要與天地合德。

言明要與日月合明此理實是探討不得周公於此仰思顏回於此竭才難道仲尼撒手拾得聖人於此都有一番嘔心黜體工夫難爲大家誦說耳做聖賢人不喫便飯問明明天上亦有日月星辰白白江中亦有波瀾島嶼孔子生在東魯再不說蜃氣樓臺周公治於天中亦不辯得影長短只繇他見明所以信得過亦由信過所以見得明加憑空心硬說知貫猶望海際云與天通泛槎十年終不到牛女之下也看來至道待人只是箇禮禮自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

故相生敦崇遞起知者百世不知猶面周公仰思仲尼發憤皆爲此物留與後人一再參觀曰禮樂只是中和致中謂禮致和謂樂易說大壯以非禮弗履說豫以作樂崇德兩卦皆雷也天地作用雷爲大人身作用怒爲大風雨皆生於雷哀樂皆生於怒雷從健出比於禮雷從順出比於樂怒從健出禮以止之怒從順出樂以平之故先王爲禮樂以導中和天地性情居然可見地雷曰復天雷曰無妄雷地曰豫雷天曰大壯禮樂中和於是見像而誠明之義亦盡於此

講畢先生親饋祭酒畢乃就主人之位酒初巡歌者歌匏葉之詩先生出致詞曰以長者之盛德又無以獻也敢以匏葉先於兔首諸賓拜謝就坐酒六巡歌出車之末二章先生出獻曹公曰以此春日虢虢獲醜雖有飛鴞食椹變音況鶬庚乎乃皆再拜又歌六月之卒章先生出獻曹公曰吉甫何當張仲爲多矣又皆再拜乃退就位歌者歌南山之全篇先生出獻劉公及沈公曰以父母之光邦家也以父母之德音也南山何足多乎乃皆再拜卒爵磬作就坐歌者歌

詩我之四章酒七巡又歌隰桑之四章及黍苗之五章贊者曰賓主交相獻先生乃出獻賓曰今日喜見君子也小人之於君子猶黍苗之於陰雨飲德而已何報之有乃皆再拜酬酢三反乃復位酒再巡講監立於縣閒之左誦抑戒之七章講史立於縣右誦賓筵之卒章於是磬作賓起金奏主人送賓先是去歲王春盜賊四起諸弟子勸先生入焦桐山先生以廬舍松楸無復遠理諸避難無下者又望北山爲歸先生以是偃臥諸弟子亦相戒去二十里之外也今春

賊大起先生又以縣蛭折屐歸衆愈益懼先生曰無畏吾病若生與吾等病也於是三月諸賊又敗或問先生何以知之先生曰吾得還浦修一日之禮樂則亦天也天與吾禮樂則不與吾干戈吾之與浦豈有二天哉諸弟子亦藉是自信也曰凡是黎獻皆游於先生之天先生謝不敢曰吾過矣吾過矣

夏五月子在焦桐山中丞張公諱肯堂既平漳寇過鄴園諸弟子至者五十三人迎張公入謁先聖賢畢乃於三近堂鐵中祖道子持爵至前命讀祝曰天贊張公

削平滑寇黎民既安克善厥後懋德崇功百祿是受凡我明神恐保護之讀畢再拜各就位弟子講書畢執籩豆陳饋八簋酒七巡歌子奏凱贈言一闋賓出拜致辭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涼德何脩獲此拱璧子舉觴賀曰用如不疑功加不居禹罔伍鍾湛以詩書交再拜復就位於是賓王舉疇者三子揖張公游於石翁講堂遂別

次日郡司李曹公至鄰山諸弟子維舟蔽江尚未解去因即二近堂講仲尼好學周公力行伊尹知恥此

時有疑予不討賊者詩云蔦因共傭衣帶詔一人方錦水蘇詩今蘇與隊以予書知燕都之信尚未通也即木蘇序內亦云誠得并門之內荷械同冊盾敏之恭朋心競進雖扶碣石以

三聖人作三近事拙經酬酢成禮而退曹公復申十問詳大易剛柔摩盪之旨語皆立遂不能盡錄也

燕都三月十九日之變至先生乃率諸弟子爲位於鄭圖祖髮而哭者三日計大明之歷自洪武戊申迄崇禎甲申二百七十五年從河圖之數爲稼穡末際同歷西周子於璣象諸書已詳之故日使詩書無徵則卜洛爲過矣子謂陳卧子云吾處天末無殊聾瞶五月廿七日乃聞神州陸沈鄂湖血戰此自臣子奸回陷我君父刳肝瀉髓莫贖其辜故於六月三日追慨

導渤海踰焦原以出孟門猶或可爲是子之志未嘗須臾忘天下也蚍蜉撼樹庸有當乎詩存某集中恐誤後人亟辨於此

時事瀝爲詩章舐血嚼齒語肩世道非徒山哀浦思凄焉引歎矣時南都諸臣已擁立福王卽皇帝位因時望會推子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子聞報乃於是六月二十有二日發疏疏云臣以去臘墜踁乞休不獲從諸臣號弓鼎湖有靦視息無地自容誠欲亟詰靈武則荒塞難前竊意今日之事類多伏莽不設重臣不能復馭茲以南都定鼎則閩中江右皆爲首藩江右之有虔鎮南攜擧廣西搖汀漳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不十日出於鄱陽之外閩中之有

浦城建陽東連溫處北距玉鉛水陸所湊在於衢州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亦不十日出於錢塘之外誠以嶺南之餉濟江右以嶺東之餉濟閩中以兩省之事權分注贛州衢州則藩屏之義固矣疏上未能見之施行也有司以朝命敦趣上道而鄣山書舍成

甲申中秋九月朔丙戌諸門人從子升與善堂安列聖先師遂釋奠外祀朱元晦黃直卿陳安卿王子合陳剩夫林白石蔡鶴峰諸先生盥薦致辭曰念茲桑梓爲紫陽過化之邦繄此雲泉亦德星共聚之地百里內

有賢人十步間多芳草先覺之覺後覺文既在茲見知之知聞知道如有待況斯樂山樂水之致其爲分仁分智之宗爰集十一先生同堂而修盟薦何徒五百餘歲應運而致威祥後海先河籩豆師梧友嶽弁藉蘋蘩倘岸谷未更千秋猶爲覿面即京原可作半榻或與明心主人黄某不勝瞻仰之至奠巳諸公祖父母學師長及諸鄉大夫至謁先聖賢畢乃至講舍序位交拜畢諸弟子遂鳴鼓升樂性堂子敷諸賓坐講監唱誓戒及弟子職巳乃講書問答相起也

講畢啓三聲各陳講義而退酒五巡歌者歌小宛四章繼歌沔水之篇子出獻諸公祖曰越在草莽惠然肯來忽覩蓼蕭龍光有輝狐裘兎首乃歌小宛遄征沔水憂讒得無過乎賓拜謝獻酬畢乃就坐酒七巡歌下泉及鴇鳴子出獻諸父毋曰下泉嗟而思其隧所以貴父毋孔邇也諸賓拜謝於是獻酬如前復就坐酒九巡歌車攻之篇又繼歌吉日以亂焉子出獻衆賓致辭曰周宣之車攻吉日備而無患敢爲諸公頌諸賓復謝舉觴交再拜子洗爵亞獻諸先生亦致

辭曰今日中興歷合成周德適建武卧東山而起者君父之義也扁神州之沈者詩書之力也子弟之樂有賢父兄諸先生亦交再拜謝曰中興之日見此講席以慰天下蒼生人心之有禮義千禧猶大身之有車馬蒐獮也於是主賓酬酢皆三反酒再巡告終筵誦抑戒及賓筵如常儀斯會諸州太守令君學師長十有二人薦紳先生十有五人孝廉二十有四人茂才三百三十有二人及子之長公子慶次公子慶與懿戚二十有一人凡三百八十有四人次日子同諸

子登黃龍洞子於是留數載於山中。是月十五日予出山至晉安忽欲止蔣公若椰力爲勸駕乃發予之言曰始某在白雲庵時鄉先輩來省予遂有詢及後事者某心知其故而意殊不然也憶某數十年前嘗孿身爲宰輔至南都忽見逼迫令草詔某流涕號慟擲筆不肯草遂折其兩臂繇此言之白雲庵豈能死予哉然而所上之疏輒持不下又聞屢有北行之使以是常知其難也故作書與楊機部曰吾徒頭石擣骨合藥無補於天猶冀後人嗅此藥氣耳

按文明夫人傳云子自禹陵歸知國事已去潛剃大明孫臣黃某七字於頂屬門人曰他日以此識吾屍

子行未至都。晉禮部尚書。子即於衢州上疏請告。不允。時孟冬十月也。乃決意詣都。

宏光元年乙酉。黃子六十有一歲。春正月入都。子於二月。疏請奉勑祭禹陵。比抵會稽致齋七日。夏四月庚申至禹廟行禮。復疏乞休。初子出都。將至天寧州爲風驪回。泊龍江灣。不得發。時春三月一日也。夜夢高皇帝謂曰。卿竟舍我去耶。子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以昇雖乞歸。猶徘徊江渚。未忍遽去。思日子以大宗伯名出焦桐山。及至禹航山中。聞逐劉念臺先生以謝四鎮。子謂門人曰。此自李師道吳元濟所不敢爲者。而今日

按潞王監國記侍坐下有子請面語等句

見之吾何爲又出出出乎又獻策而欲及至夏五月閣帝不用乃出祭禹陵麥高皇帝名云大駕播遷皇太后至臨安與駕相失首請馬士英擁兵西湖則曰聖駕在靖南軍中子乃上奏太后請趨黔兵至黃得功軍輔翼聖駕又請速召金聲江右兵及閩中潰兵令立功自贖又草諸檄諭子疏請雖切太后閔然無聞潞藩在浙省已稱監國子再具啟勸進及上監國事宜凡七條又皆持未下將及六月潞藩賜子食命李進高起潛孫元德三內侍侍坐李進辭以懿駕在內子乃移舟至桐廬忽接檄令所在扶

觽恫疑久之問其材官則曰聖駕乃唐藩非潞藩也朱大典云唐藩未還封安得至此但以潞藩閉關倚齋度不能修康王故事乃從舟中晤唐藩見所談論慷慨以恢復自任因同象文拜約成大業明日遂請監國至衢州誓衆犒師而潰卒至者不能數千軍容不立予意欲唐駕駐蹕衢州方可號召二浙聯絡江右不欲入閩而諸將擁唐駕入閩中關子懼不足係天下之望也故復啟云職觀天下險絕之處未有甚於閩中者也自五代以來割據者數王矣卒席媮自

署之間文武爭次子以疏求去云臣以國恥未雪中夜撫心思聖明垂諭之言一字一淚一血是以奮不自量務請行邊而旁觀側目姍笑詆譏臣茫然無覺猶聾馬思鐘啞蟬操琴了不知其意所在嗟乎臣爲高皇之世界未滿陛下之大業未遂耳豈衙門之下不可棲遲乎臣去矣臣不去諸撫口實者必不肯奮臣藉引車之義爲推轂之實上慰留再四乃薦蔣德璟林欲楫及朱繼祚黃斌卿等七人即推用子復繼請行邊以爲尤溪崇安浦城政和一帶四關數十徑

按解守諱立
敬蔣令諱士
元詹公諱兆
恆王公諱孫
蕃

曲折數千里臣不可不涉其間是月廿二日朝餞啟
行
秋八月初三日子在延平聞上意決策親征乃上疏諫
止之曰臣聞人心未寧國本未固不可不慎也方今
人情洋渙六師所至雲物景從橋梁舟車次舍饔飧
難爲裁也昔漢文帝欲從灞州光武欲征隴蜀親臣
皆欲斷其鞅今之危甚於灞州勢艱於隴蜀而羣臣
雍容未有當車止輦者何也疏上乃不果行十一日
信州解太守蔣令君詹公王公俱來請子入信州子

按疏內作復
當逃之巇岫

於是決意從中路出會徽州。誠以仁義之師。堅持不戰。廣布德意。以爲招徠。庶幾大功可成。然而無兵無餉。此事決非暴馮之可嘗試。故疏云臣今挾三五秀才。欲出豺狼之道。未嘗於戶部取食。未嘗於兵部取兵。臣事濟則爲中外所撓。事不濟則爲中外所笑。笑之。與撓一也。而臣猶且爲之者。臣以高皇八百三十年之歷。有所未蘇。至愚極昧。澒㴑於無所逃之下耳。臣肅下已極。逃巇岫不得而復逃之行伍。逃之行伍不得。復當逃之巇岫。惟陛下保重凝庥綴郊圻之行

以養宮闈之福臣執殳前驅稍有端緒陸續奏聞

是月十八日至建陽發陳雄飛二營出關遂有以外交

諸藩飛語聞於上者上即令以來人原書付子益子

嘗草代言數十牘與諸藩鎮大臣又自屢爲書招

徵凡發書七十六封上所諗知故忌者因而中之子

乃以疏自明曰臣耕無一畝居無一椽幸以是見憫

於主上允信於親友然不能以是見諒於犬豕豺狼

臣於廿九日退居後堂有人持小書云是舊撥臣陸

青源書皇上手折臣錯愕展玩有云閩都立主臣當

元勳臣驚懼欲死念陸青源生平謹慎何至有此臣行素六十年無險心詖語爲凶人所仇無奇功異能爲要人所嫉獨持一片肝腸爲高皇列宗與天下黎獻相對白日耳臣雖庸下亦讀書至老遭逢陛下魚水相期猶一月之內四疏乞歸何至以元勳微軀爲狹邪所誘若至子身蒙義勤王雖天性使然亦恐臣孤身隻手陷於絕域毋一相見淋泗漣如當二十六日以前溽暑未收毒水四下臣兵自延過宿渴而吞飲病者八九一日下操十隊之士呼半不起遂損去

健將陳伯興。念其雄略。十射九破。千觔之力。盡於盆水。四顧墐者。何能不哀。今稍稍平。復遂相對强顏勸臣出闕。嗚呼。此喟喟者。亦臣子也。豈盡讀書受朝廷之寵顧。而撫憤若此。今在廷諸臣。不滌腸剖腑。誓同將卒。分膽共薪。而嗡嗡譏譏。望影射沙。欲何爲者。陛下不屑爲宋高宗。臣亦不屑爲李伯紀。取法不高。則庸佞鄉來。覘人太卑。則奸豪肆志。惟陛下垂察。又上疏曰。不文不武。爲中外所嫚。且言臣老四十八歲。始有子。今春二月。家中舉子。呱呱未嘗一覩。又臣兄道

臣兄宗揆按青
屐公墓碑作
諱士珍號匪
石先生

琮年七十七一子一孫皆從臣所父兄聞臣得歸無不跋足稱慶今復棲遲行間則大小悲零有酒泉玉門之歎臣老且病遇明時又附鱗翼特達之知何所取管葛降階而慕之惟陛下矜憫放臣還山見老兄稚子勿使徒遭禍敗扞文綱爲親知所憐而側目所笑得旨以爲朕慮卒然未可成軍何忍煎水重臣子然令進亂離之地且留羈壓關內出於愛卿之誠適見卿報募兵已至則朕事託卿身壹卿之進必不欲卿止矣朕親發袍膳三百兩爲卿製寒衣卿身若煖

汝疏肉作卿
身若擬朕心
始和

朕始心和。於是子即以所賜分給軍士。遂於九月十九日。同諸將出關。

冬十月朔。至廣信。聞徽州九月廿三日已破。相距七日耳。子即遣將守馬鈴嶺。嶺高極天。爲江南腰脊。下嶺不百里。即徽州矣。時廣信諸紳弁共請子入城。而城內居民亦已蕩析離竄。公儲私積俱盡。子惓然曰。古人有作內政寄軍令者。吾今日以王道寓兵機。乃下令行養老之政。凡民年七十以上者。予以金帛酒肉。又明日出示老校子弟。於是老幼咸集。而壯者不召

自歸矣遂更申在泮獻馘之義講學於明倫堂諸鄉紳子弟皆已罷至樂助軍需免致催科之擾諸人咸願樂輸軍賴以濟又勸令自募鄉兵回鬪翼助王師給以關劄而信州鄉紳詹兆恆俞㑹華次及金華鄭守青常山呂繼望東鄉張受祿等諸募義從軍者幾及萬人軍聲頗振矣即於是月初九日分遣諸將一出撫州一出婺源一出休寧而出婺源者黃奇壽有牛頭嶺之捷時久陰積雨參將黃奇壽監紀許應夢等冒雨從八都至牛頭嶺下雨稍霽傳有騎千餘至

許應夢等據河爲守黃奇壽盡銳過河遇百餘人兇醜特甚持鐵骨朵格鬭良久奇壽師且却許應夢黃家徽等全營馳至兩營合堵掩殺四十一人奪獲大旗金印馬三匹器械四十具帽甲三十件子一一驗視復列外庭與衆同觀當初令兩路分進予心憂之以大易旅得大畜之六五又以焦易旅得小過之體卦曰初雖驚惶後反無傷既而破敵於是予疏請優奬以爲將士勸又身至八都視師更上疏曰臣已遣五營將士出發源臣亦尅日再率四部資其後勁步

擔米糧以佐饔飧如使祁黟之卒可再鼓休婺之士可再收則臣當大集義旅震號於牛首石頭之上如猶是泛泛臣將循東山建德與鄭三俊吳應箕之師合覓江西星子之船循流東下萬不可復亦中道自廢臣必不使食言失信於天下有旨便宜而行朕不中制子乃自八都復還廣信調發兵食以爲前軍策應不能不有感於事機之屢變而危疆之難防也上疏曰臣前陛辭時稱便宜行事不以兵事臣實愚昧以高皇在天陛下御乾同仇之詩聊與衆共誦之耳

非謂臣能空手足食而足兵也自臣爲此言而怨謗沓至阻鄧橫生炎涼既分肘踵盡見以四千之卒給三月之餉而臣之心血皮骨消磨俱盡矣臣如一貧兒剜股療親東鄰乞湯西鄰乞肉此股之肉存者幾何臣今存兵不過四營一千五百二十馬不過十匹無高國之鼓九合之助而欲以樽俎仁義坐收其功眞爲章甫君子之所齒冷也陛下注念危疆宜於風力能臣速擇一人總督或即以信撫徐世蔭布政徐應秋因其地望聯絡較易速出上江接理軍務無徒

悠忽為國家羞又疏舉趙士超、俞顯華、徐敬時、徐學遠等九人請爭職立功冬十月廿八日奉旨所薦舉俱聽軍前效用惟廣信要地撫臣徐世蔭着嚴防守不便輕移時諸將業前受命出師又有牛頭嶺之捷乘勢趨婺源臨河而陣子亦遣監紀王綱先約海口劉援參將董壽庚等率鄉衆八百餘人豫為接應又約婺源舊副總游麟等率義勇百餘人佐之自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屢次掠陣擒獲相當至二十三日合戰游擊李芬當先發銃殺一將董壽庚及余勲

名斬一將翁艮松李純各射殺一將李純亦被射落其二齒猶奮前不顧諸亂民大鼓譟延寧諸新募者皆不習為鐵騎所蹦參將王加封手殺數十人乃死游擊李忠遠被鎗登山為所得凡奔陷將士無名目者三十餘人所殺敵可八九十人獲馬八匹

冬十一月子在廣信聞休婺二師俱潰方招集逃散名募鄉兵以圖再舉未幾而收復撫州之師又潰子乃上考核諸路將偵及請贈䘏疏云臣以十月初九日出師討休婺申飭將士謂師寡切不宜分當併力一

路先至婺源因其糧食率其鄉衆以靜制動俟五營皆至然後角逐而時值天陰連雨十數日陳雄飛賴履癸二營徑東在玉山出馬鈴嶺以趨休寧黃奇壽應天祥二營又從八都出牛頭嶺尋婺源之路李瑛一營又出童家坊以攻婺源之東臣見報知其離軍單弱爲憂悶不食一日發四箭趣其合營而東西異路相去百餘里嶺高谿深卒不可合黃奇壽有牛頭嶺之捷諸將益自便間道獨出十月二十三日應天祥之營先挫於婺源城下時約二十八日齊舉而應

天祥以先發故敗臣再發翁趣李瑛與奇壽合營壁謂不可李瑛一營又敗黃奇壽在海口亦為所襲亦損十餘人是婺源之師也又當冬至諸將士宴會休寧婺源各以是日發騎卒至出休寧者有三百餘騎屢趨陳雄飛雄飛不下闘遣參將應士瑛等將二百人應之已斬首二十七級自謂無害俄而騎兵大至屯於高假橋前後路絕諸將各力鬭以死是休寧之師也至於湖東之師漸出瑞洪臣以三營千二百人濟之亦復分路兵士又潰臣見李晟所出師不自爲

意使諸將各自搏戰以此不甚砥諸將士雖敵是求傷哉邇年用兵以來肯用命斃於鋒鏑以寡搏衆之死靡他惟諸將士耳臣非厚糈重祿使諸子弟捐軀圖報而執筆以鞭其後臣實不仁且均一冬至前後數日而陳雄飛之師隕於白礫李英之師衄於九都陳學鵬之師挫於瑞洪臣之調度無能亦可見矣儒生守檽終無武人之貞又歲月趨人物力已絀蝦蟆審視雖跳不遠乞丞正李英陳雄飛歷天祥之罪以謝死者並丞正臣之罪以謝三升即照例與王加封

等十人贈䘏以爲志士捐軀報國之勸他如胡海定汪自强等皆練鄉勇爲王師策應或亡或執各不屈無降者俟詳確嗣請疏上而旨未下子又念休歙之間若許漁汪涞楊新之徒及陳雄飛白磔之師總兵方機沙溪之師合可三四千人誠得諸師直驅徽寧堅持不鬬覘釁而動事猶可爲也而四顧前後將遂頹踣欲自貶以激勵諸將士隨有疏云臣以孤掌縣軍單露白體具見此徒爲人所蹈藉屢敗而反耳里人有病舍蹇馬者降而自走不十里困矣蹇馬仰天

而笑臣今爲蹇驢所笑也臣猶欲以蛭頭螳臂伸大
義於天下臣兩路兵以數少道分俱於六日報敗臣
請爲諸將士受過席藁褫職以待斧鉞
是時諸路潰敗突騎四逼不特士氣不堪再鼓而信州
亦無固志矣子於是終悼其功之不成也又上疏云
臣今年六十有一才能智勇不如中人而自請行邊
拮据關外營之雖然風雨如晦鳴聲不已即有不諳
之人起而刀俎之亦無可奈何而已臣少而學道於
物無競所以荏苒噍嘵瘁毛鎩羽爲朝廷守一日之

藩籬非曰能之亦各其義耳今敵之來日洎衆之附者日以攜志蠢冥何知唯利是視貪生怖死則前後畀致信州閭巷雞犬方集今復翩然欲舍而去矣徽州人來者或云海口煖水焚掠殆盡煖水距信州百餘里臣師守海口退屯八都者千五百人其東出馬鈴者七百餘人又千二百西去饒撫馳收未回所餘帳下千二百人而已臣自八月以來所東與台寧之釁西消金賊之孽精力疲於文告歲月馳於期會求有一智一謀佐於其內一臂一力助於其外空以老

疲一意報主今事勢甚急可亟命方國安以萬衆搗嚴州乘其西馳可以破敵即不然亦可解信州之危成牽制之功爲此哀懇以聞得旨著方國安從嚴鄭鴻逵從馬金兩路以牽其勢然而諸路之師竟無一出者子不得已召諸將計曰敵雖衆盡虛聲耳倘延至春仲弓弛馬懈破敵必矣今數千卒即乏糧可奈何與其卻還潰散無以報朝廷不如一戰決也吾計不再出矣因相持泣下乃以臘月之六日復自廣信進攻婺源至童家坊及聞樂平已破凡弋貴永鉛諸

縣所募二千餘人皆不至而信州守臣及諸鄉紳亦致書迓先生歸先生以成師而出義不反顧且前且却徒惑軍心併置廣信兵不問獨與閩士及樂平德興二縣鄉勇千餘人鼓行而前而餽餉不繼僅有三百人十日之糧耳乃令許應夔等往催樂德二縣餉皆未及至二十有四日子自新建至壹都距婺城十餘里而軍子是夜得夢甚惡旦起為文以禳命具牲糈未及禳而突騎至矣子策馬前進中書賴繼謹執令箭督衆鏖戰攻殺十餘人奪獲馬匹子疑為誘騎

傳令勿逐參將高萬榮不受節度謂兵法乘高者勝遂引兵登山而敵騎已從閒道山行抄我陣後軍士遇之皆奔黄肅倪彪等望見以爲師却矣亦遁子獨引中軍營札守不動乃以所佩招征印及帝賚艮鞦印付中書陳駿音令疾馳還曰脫有不虞國印不可失也幸善護之時惟樂平將士翼衛先生先生戟手一呼爭爲奮發而飛鏃雨集塵沙被面樂平將士勢孤不支退就中軍而退不可止遂大潰路塞馬不得行子及諸同人俱爲所獲乃更以輿擁子至婺源又

考文範節義傳云時大帥經略乃予同年且同鄉夜分微服持名帖過訪予予愕然大慟曰吾友死封疆久矣何物鼠輩玷汚清名始慚而退今其人身列武臣傳中竟猶相去奚啻霄壤

具廚奉子子嘗不食諸被執者皆滂淚飲泣不能仰視繼謹獨從容飲噉自若曰師存與存師亡與亡從師以死幸矣何噓唏滂泣爲繼謹者字敬孺漳之平和諸生也慷慨多大節在建陽時謝子駐師關中子弗是也敬孺悲曰事未可知吾唯師是依誓不歸矣然閱子自推年歷至六十二歲止而不推子能明國祚之脩短豈不能知身歷之延促故謂子不愛其身以愛國家者非也子蓋一念而窮數千載矣顧綑維鴻濛以來便有昏曉然昏曉屬天易昏曉從人難已

乃即杜詩陰陽割昏曉之句。摘詩八章。詳剖舊史。其第七章曰。傾危世事廿年中。曾夢高皇與二宗。勝負當頭應有數。去留舍我更何從。所云夢高皇者。即前龍江阻風。有卿舍我去之語。故予又識曰。不圖今日舍身於此也。二宗者。謂文皇神宗也。拔子以天啟甲子散館。夢神宗召謂曰。汝欲勝人道在自勝。又以崇禎內子入都。夢文皇召至牀前。屈指者再。云三九四七。誠如所言。蓋指易象中命歷也。予身致玄感如此久已在帝左右矣。而是時羈留婺源。七日不食。於是

按鄭譜云隆武二年丙戌黃子六十有二歲陳春甫云自正月十二日以下宜依鄭自謹本另譜以符黃子自推年歷至六十二歲止之數莊譜與洪譜同蔡春溶字時培予內弟也

有過言自悼造怨諸詩追發致源復進水樂又夢道中勒石曰夷猶君行兮於是有夷猶之詩夷猶者言進退由人不得自持也正月十二日至新安西橋見演燈甚盛為魚龍百戲羣趨帳下又念世事不競遂使民情至此翌日遂絕粒適繼謙附書回家請以兒子為嗣子不復為書第題其後曰蹈仁不死履險如夷有隕自天舍命不渝子蓋奉天而行者也而當時與難者自賴繼謹而外有中書蔡春溶龍溪人司馬趙士超字淵卿侯官人別駕毛玉潔字立水廬州六

合人四子朝夕相持㳙月矣至廿四日到留都始別幽子禁城中而以四子分羈他所予卽潛焉有懷無從寄問矣於是有待命歸釁諸作待命猶延頸也歸釁歸就釁鼓也各爲詩八章及既繫膳監而左右乃又時時折玉梅爲供令人弄胡琴以娛予予益悲憤爲詩曰馬頭宛得有蛾眉老大明妃出塞時自付飄零看墜葉御溝芳草未應知予不食於茲十有四日矣或疑其死也乃又不死因復爲詩以寄四子然亦無從必其達否聊以示意耳至廿九日不死更進水

按何羲兆麟書紀略作三月十五日黃梨洲明儒學案作三月七日與明史及諸家傳誌不符未知何據

鄭譜云時懷陵殉社稷了紀傳不敘殉難始末哉哉猶有恥心之存也

幾二月九日又爲子誕辰乃作嵩里十章以自弔又有擬絕八章思在黃海六章自識云防風雖倒猶留一節以問尼父自是潦倒餘生不能執筆也遂以三月五日完節於金陵之曹街兀立不仆已更提四子赴他市而趙士超過曹街趨抱子之首於懷慟哭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即來矣四子遂同日就義嗚呼盍不獨二百七十餘年之綱常肩自一人抑且三千年來之師身於茲僅覯者也是日也留都書聯聞者莫不流涕訃至上爲震悼罷朝子自天啟壬戌登第甲

志明夫人傳云長公麑子次公麐子又同日死於兵三麐子早世惟麑子與麗子上猶得存天之除哉於忠烈人也如此拔麑子即子平先生也後諸門人脩年譜收遺文子平先生實與有力焉

校本傳先是

子授翰林院編修崇禎朝晉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纂脩實錄宏光朝陞禮部尙書隆武元年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守正文臣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兼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至是議贈子爲文明伯謚忠烈賜祭妻封一品夫人子有四子長曰子中授錦衣衛指揮次曰子成錦衣衛正千戶俱世襲三曰子和尙寶司丞四曰子平中書舍人令有司立一廟於福京天興府曰閩中樹中興大忠坊立一廟於漳所

門人陳錡贈白嵌以千金奉于齒髮合遺蛻權厝鍾陵四生與焉後迎子櫬歸北山四生亦同時從葬贊皆左侍師弟就義之盛今古罕倫
按今謚忠端郡縣尊祠道光五年崇祀東廡配享廟廷

居鄉曰報忠樹中興藎輔坊春秋致祭庚寅之歲子之門人以夏四月七日崇祀子於三近堂而子之長公復偕同人趙之璧在留都招子之魂遂以是歲秋九月十五日回至鄴山盍即子甲申歲出山之日也諸弟子乃留子之魂於鄴山爲位而哭奠者三朝夕至十九日發紖廿一日奉旅櫬歸於北山冬十一月廿三日殯於先人之墓側嗚呼痛哉泫然執筆聊述所聞百世以俟君子

後學龍溪林廣穟重校

黄子年譜終

書後贅語

黄子年譜漳上舊刻莊子鶴先生本行世已久近省垣又重刻之以冠全集卷首而洪石秋鄭白麓二先生本世不多見道光甲辰懿戚曾君省借家弟廣邁得洪譜鈔本亟梓而行之屬穫校字穫乃颺言曰淵哉是書也莊譜博而繁鄭譜核而簡惟是爲醰懿高古發皇 黄子之蘊也傳誌稱先生與其尊人皆漳海高足弟子 黄子嘗爲之序言曰余起海濱自爲易象正孝經大傳以來天下高賢未有能明是說洞達如

洪圖者則先生淵源大旨可知矣顧是譜義例未盡歸一又偶有脫落戊申丙戌二年附記於丁未乙酉之後未合易紀傳爲編年體製豈世無刊本傳鈔日久沿誤而然耶抑當時文網猶嚴有不盡言盡意之旨耶今從原鈔舊本付刻以昭敬慎之意而莊鄭二譜及羣書所載有足相發明者與曾君商榷得若干條附贅篇首極知僭逾無所逃罪然於先[illegible]之義或不至有所謬盭云後學龍溪林廣穟[illegible]